



画中人

■ 安徽合肥 王张应

一群人从大巴车上下来,走向几百米之外的一个美好乡村。大巴车停在村外的三岔路口,其实也可以开进村里,不时有小汽车从那条路上进出村子。

可能是大巴车司机过于爱惜那段路面吧,担心车子太重压坏了路面。进村的路面好得超乎想象,很像运动场上的塑胶跑道,路面以不同颜色分出多彩条块。不过铺设路面的材料不是塑胶,是沥青。若是全黑色,则与普通沥青路面无异。因是彩色路面,给人印象娇贵。在进美好乡村之前,路面的色彩让外来客人首先看到了一桩美好。

进村之后,美好更多,随处可见。最先见到的是村口池塘,周围水岸业经修缮,以水泥和石块砌埂。塘埂上分布了精心造型分布有序的绿化,有香樟、银杏等高大乔木,也有石楠等低矮灌木,还有一些花花草草。若非坐落在乡村,人们或许不会拿它当池塘,与城市公园里的人工湖几无区别。

与池塘相连的是一块水泥浇筑的广场,广场中央立了三根不锈钢旗杆。我们进村时在上午,若在傍晚,估计会有人在那里跳舞。如今,凡是广场都可能有人跳舞,无论城乡。用作广场的这块空地,当初可能是一个较大的晒场。村子周围都是农田,适宜种植水稻或小麦。粮食收上来不能直接入库,必须先晒干。从前,晒场是每个村庄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。当然后来种粮大户收获的稻谷,好像不是晒干,是烘干。

广场南边是球场。长方形球场外围圈着四面高高的绿色铁丝网,那块场地该是多功能的,可以在篮球、羽毛球等频道上肆意切换。那天一群人到村子时,并未见到球场上有一个人。不见村民打球,想想也必然。村子里青壮年本来就少,年轻人都如孔雀般东南飞了。在村子里所见多是白发老妇和老妪,他们充其量只能是铁丝网外面的看客,当不了球场上的主角。

沿着平整光洁的水泥村道往里走,外来的客人聚集在一起挡住了一位年老村妇的去路。灰白头发满脸褶子的老妇人驾驶一辆三轮电瓶车,车上是空的,她可能是出去搬运什么东西。见一大群外来客人往村子里走,边走边啧啧称赞村子好美,且有

人不断用手机拍照,老妇人将车子停下来,告诉客人村子里面更漂亮。

老妇人主动搭腔,引起客人注意。美好风景里面有人才会灵动,一时间老妇人便成为众多手机镜头的交点。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,平淡而无愠色说,不要拍我了,我又不好看。客人打趣说,好看得很啊,人和村庄一样美好。

果不其然,村子里面环境更美。除了房前屋后的草坪和花木外,还有小公园。一条穿村而过的河流,其实不能说它是河流,说是小溪流还算马马虎虎,准确地说那是一条人工开挖的小水沟。沟里不见水流,也许在汛期才会有足够的水吧,天上的雨水落在村子里,会有一部分归集到这条小水沟里。在水沟的中部,设计师制造了一段较大的落差。一道水坝将高处的水拦住,这时水坝内不见蓄水。水坝下方有一架木制水车,水车当然是静止的,没有水流它无法转动,水流不充分它也不会转动。估计自它建成以来也没转动几次吧。虽是摆设,有比没有好,有它便是风景。

此外,公园里的风景还有一组人物塑像。那些人物与乡村没啥直接关系,可能是乡亲们喜谈乐见的人物吧,他们是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和唐僧。但制作塑像的材料与乡村有关,这组塑像是用农作物秸秆做成的。材料上的乡村元素,将这组塑像与村子的关系拉近了一步,让人产生些许亲切感。

最能冲击人视觉神经的不是村道,也不是村子里面的小公园,是村里人家的墙壁。这些墙壁当然是新粉刷的,白得新颖。这里的人挺聪明,他们刷墙不是全白,在许多地方,白只是背景,恰如一张白纸,人在上面写了字画了图画。那些文字和图画,有的介绍乡村历史文化,有的宣传村规民约,有的塑造生活场景。给我印象最深是一幅有关生活场景的图画,画面主体是一位老汉,老汉面前是一方棋盘,老汉的对手在画面之外,图上看不见。

同行朋友们多有创意,好几位坐在那幅图画下面让人拍照。在照片上,他们先后成了图画上老汉的弈友。那一刻,我脱口而出,画中人。

听雨

■ 安徽合肥 孙先文

江淮之间的梅雨,总在六月如约而至。

这场雨与合肥这座滨湖大城缠缠绵绵,难舍难分,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热恋。这场热恋,天空为之动容,大地为之销魂,空气湿漉漉的,云雨在半空溜来溜去;草木疯长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

忙完高考,宅进楼房,翻翻书,听听雨,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妙境。

城里听雨,最好在夜里,白天的雨声消散在都市的繁华里,寻它不着;夜里的雨,敲打着楼房,摩挲着小区的树木,或噼噼啪啪,或窸窸窣窣。初夏的雨声是急促的、粗鲁的,听不见序曲,听不到尾声。初夏的雨又是解渴的,治愈的。对一座容纳几百万人口的大湖名城来说,下雨是天然的清洁方式。喧哗的大雨还能淹没一切噪音,赶走大街小巷的雾霾。雨后的庐州城一切都是崭新的,像刚洗过澡的婴儿,鲜亮生动。

大湖名城已通江达海,绿树茂密,山水相连,一场酣畅淋漓的雨,为它奏出了万方的妙音。雨中的“环城翡翠”,荷花初放,雨打新叶,琴瑟相和;雨中的八百里巢湖,水天一色,姥山如青螺浮水,雨织成的一张网,哗啦啦地洒向湖心;雨中的紫蓬山云遮雾绕,沙沙的雨声伴着古刹的钟声,真是“紫蓬听雨眠,一夜半成仙”。

在都市楼房里听雨,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,特别去听那种油润如酥的“天街小雨”。

初春的雨是轻柔的,含蓄的,像牛毛,像细丝,像绣花针,春雨又像个顽皮的小姑娘,初临大地,悄然而至,像捉迷藏一样。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正是它那神秘顽皮的个性。初春听雨一定要去郊

野,最好回乡村老家住下来,住在自家的老屋里,屋里就剩你一个人,房前屋后都是树,新绿溢满屋子。这时你往屋檐下一坐,品一杯新茶,握一卷古书,听一场春雨,那是一件很受用的事情。

“春雨和风细细来,园林取次发枯荑。”“细细来”,又道出了春雨含蓄内敛的低调做派。春雨不是关西大汉,昂首阔步,掷地有声;春雨更像一个温婉的江南少女,红巾翠袖,飘然而来,脚步轻盈。不是个有心人是听不到它的脚步声的。

能安下心来听一场雨,应该算个有心人,坐在自家的老屋门前,静对庭院,闭门谢客,手机是静音模式,工作是暂停模式,屏蔽掉一切尘世杂念,你才能听到悄然而来的春雨。雨声由远而近,由稀疏到繁密,由淅淅沥沥到滴滴答答,它没有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铿锵,也没有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绵密。树上叽叽喳喳的麻雀,躲进了屋檐下,静静梳理着羽毛,不再吱声。屋檐落下的雨滴,砸在檐下青石上,铮铮然,敲打出琴弦一样的乐音。接着,聚集在白色的槐花上的细雨,积攒在宽大的梧桐叶子的水滴,也开始坠落地面,滴滴哒哒的声响罩住了整座院落,遮断了一切域外的杂音,就连风也安静下来,听候雨的发落。只有燕子翩然舞于空中,偶尔发出短促的叫声,它们在窃窃私语,私聊又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春雨的慢慢悠悠是在蓄势,是在为初夏的狂风暴雨储存能量。

初夏的雨就不再那么矜持了。她大大方方,说来就来。当你行走在半道上,她劈头盖脸就给你一个措手不及,打在脸上,生疼生疼的,砸在泥土地上,溅起的泥花,次第开放。

夏景

■ 安徽合肥 毛洪亮

一
麦月果包浆,匡河映树墙。

弯钩垂水影,细犬戏鹅筐。

二
晨露窃垂丝,浓阴掩月池。

长亭淡迷雾,小径妮童嬉。

三
南风漾麦歌,夹岸柳丝梭。

闲步匡河畔,天边涌碧波。

父亲的眼泪

■ 安徽合肥 章喆卿

我幼年时,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循循善诱的男人形象。那时他虽只是厂子里的技术工人,却实实在在是家里的顶梁柱,大事小事都是父亲斡旋。我天性胆小,凌晨,父亲送母亲上班我不敢一人在家,赤脚在马路牙上追着父亲的自行车边哭边跑,被晨练的人拦下把我送回了家。本以为会遭到一通说教,然而父亲只是帮我擦了擦双脚,问:“扎破脚了吗?”我回答:“没有”。他淡淡的一笑:“还小,长大就勇敢了”,说完便转身做自己的活去了。那时虽然还懵懂,却已眼眶湿润,不懂这种冲动从何而来。但父亲那句“长大就勇敢了”所赐予我的力量懂事后会体会起来依然是异常强大的。

我少年时,父亲在我印象中是个担当果敢的男人形象。改制后,他离开集体单位,自谋职业。他满心焦虑,可嘴上还是说我们赶上好时代啦。我理解这是他在聊以自慰。理想归理想,现实是现实,辗转于各类大小企业,他却一直未获得归属感。那时我刚上大学,不经意听见他与母亲的谈话,内容大致是单位要求他去外地开拓市场,母亲认为虽然我上大学花销大但还是希望父亲量力而行。父亲又是那淡淡的笑说:“卖东西谁不会呢”。我明白父亲这话既是想给母亲信心,也是在给自己减压。生活中哪来这么多轻装上阵,只是有人在背后替你负重前行罢了,很显然这次负重的是父亲,洒脱前行的是我。

我青年时,父亲在我印象中是个刚毅要强的男人形象。爷爷去世后,他选择与奶奶同住,在尽孝这件事上他已经做的不错,但过于要强性格和管不住的嘴把功劳抹灭了大半。末了,奶奶病危,表示不想要护工护理,只要父亲陪伴,姑姑却劝说父亲还是请人陪夜,父亲略思片刻表示说不定这是老人家最后的日子,还是自己来陪伴。他淡淡地笑着对床上的奶奶说:“妈,我陪你”。奶奶虽已显弥留之态,但我相信这句话她听的明明白白。奶奶过世后,我问父亲难过吗?父亲点点头。我又追问那为何您不流泪,父亲说:“眼泪是给活着的人看的,她老人家并不知道,生前陪伴远比现在的眼泪更有价值”。我也终于明白为啥奶奶弥留之际只要父亲陪伴,而父亲也是在他觉得最温情的方式去兑现对老人的爱。

我中青年时,父亲在我印象中是个暴躁、固执的男人形象。三十岁后我迟迟未能成家,因在这方面观点对立,我基本选择回避他。半月前,父亲约我对话,我心情不错,便打开了话匣。他说:“孩子,你为何不愿再去接受一段感情?”我回答:“总是遇到不能在一起的人,相识相知,到头一场空,我是真经历不起了,心怀这事夜夜梦如现实,无法入睡”,说着情到深处,我眼泪喷涌而出。父亲没有用以往标准化的微笑安慰我,而是迅速起身径直走向卫生间,接着传来的是阵阵抽泣声,那声音持续了好久,让人万箭穿心。那一刻我也顿悟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:他就是我的爸爸,是个也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,是个惜子如命的老人。

这是我三十六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,那天之后,父亲再也没有问过我关于成家的事,他只是邀我打球、游泳,相互参与到彼此生活中。

